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集解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言文之𡚁小人以僄詞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武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集解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

獨坐而弦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阸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集解徐廣曰在廣川正義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索隱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索隱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集解徐廣曰音雊音䵝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小爲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巳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案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髠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瞯氏索隱瞯音閑案為郅都所誅陳周庸索隱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集解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頴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索隱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郟陝音如冉反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

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集解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罷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

闕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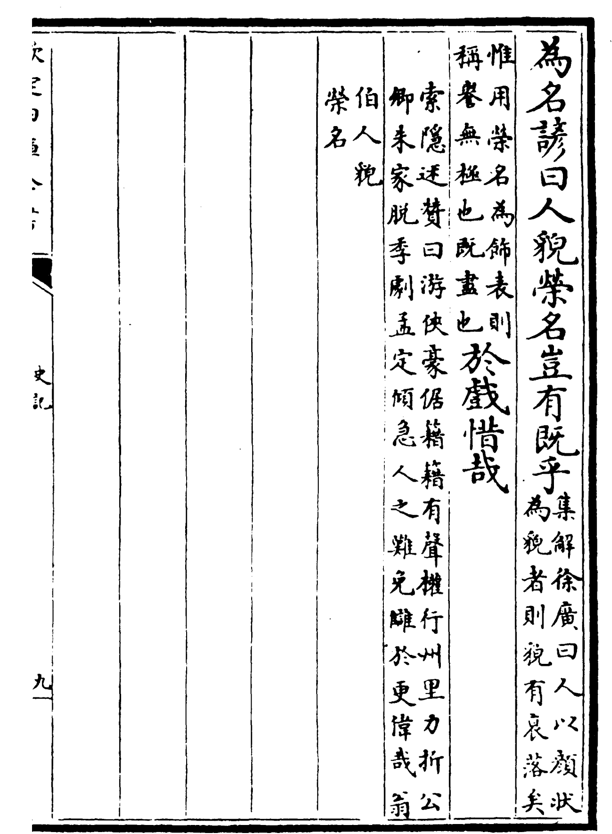
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集解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案訾不滿三百萬巳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

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集解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

口絶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絶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集解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

孺集解徐廣曰鴈門有卤城也索隱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索隱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羽公子索隱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謗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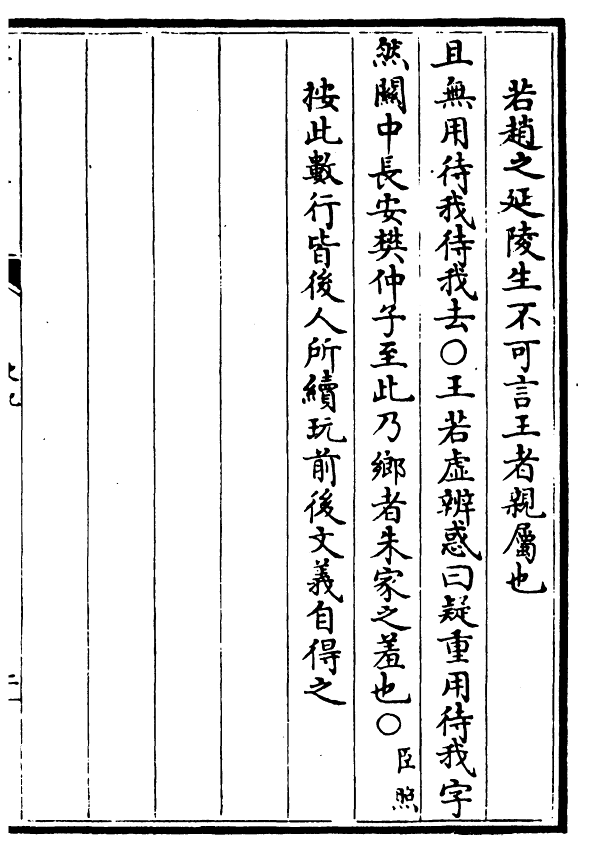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臣照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佞幸傳之闌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為儒即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言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



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然闕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

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集解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無

語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許慎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傅音附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集解徐廣曰着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濯音棹遲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裻音篤裻衫襦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覺音教正義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闕中記云未央宮

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説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悦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

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案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索隱唶音任格反吮音仕兗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集解韋昭曰景帝姊也索

隱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謂長公主別有物賜通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令蕭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集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穨當也今上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嗛嫣集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

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集解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

嫣也集解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集解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内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鵕入侍傅粉承恩黄頭賜蜀官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

駕著自
前論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説馬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説之

○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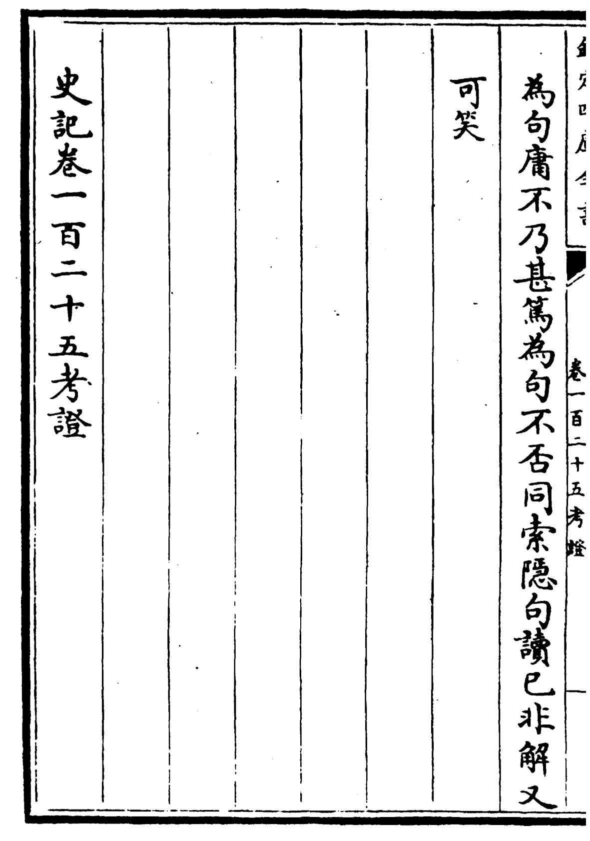
之辭索隱臆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

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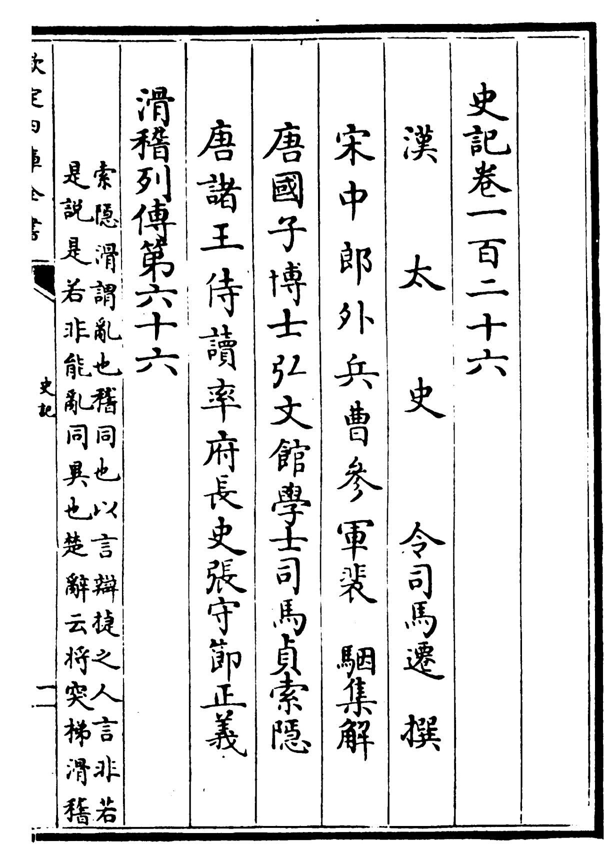
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



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巳非解又

可笑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

如脂如韋在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

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索隱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絶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絶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索隱案謂為田求福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集解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擬易可滿篝籠也正義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悦置酒後宫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説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集解徐廣曰帣收衣褏也褏袂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䠞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

隱𢁚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集解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索隱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甑反又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正義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集解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楩頻緜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集解駰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

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索隱皇覽亦說此事以壠竈為磐突也銅歷為棺索隱歷即釜鬲也齎以薑棗索隱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集解駰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

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集解徐廣曰在固始正義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

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閒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戸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御覽反大呼曰

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横行優孟揺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

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説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隠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正義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盖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飡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横暴

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譖之者索隱謂武帝罰譖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兩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

乃盡詺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

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樂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

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
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
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
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
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
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

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

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集解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

事集解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集解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集解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

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

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

言少賓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名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令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

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緹他禮反顔野王云黄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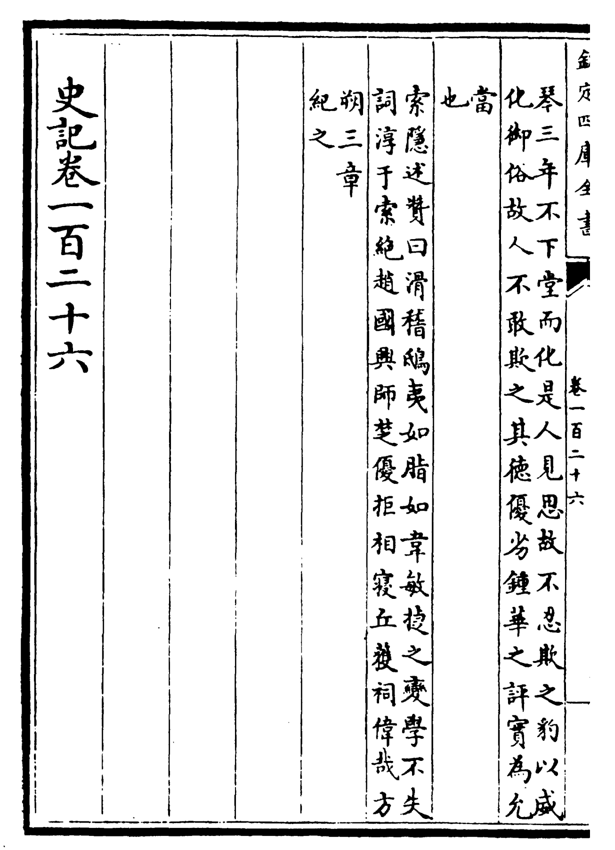
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
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
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
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

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興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左思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

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集解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

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較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令諸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



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賛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絶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黄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語莊王令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正義呂氏春秋云楚

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閒有寑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寑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寑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

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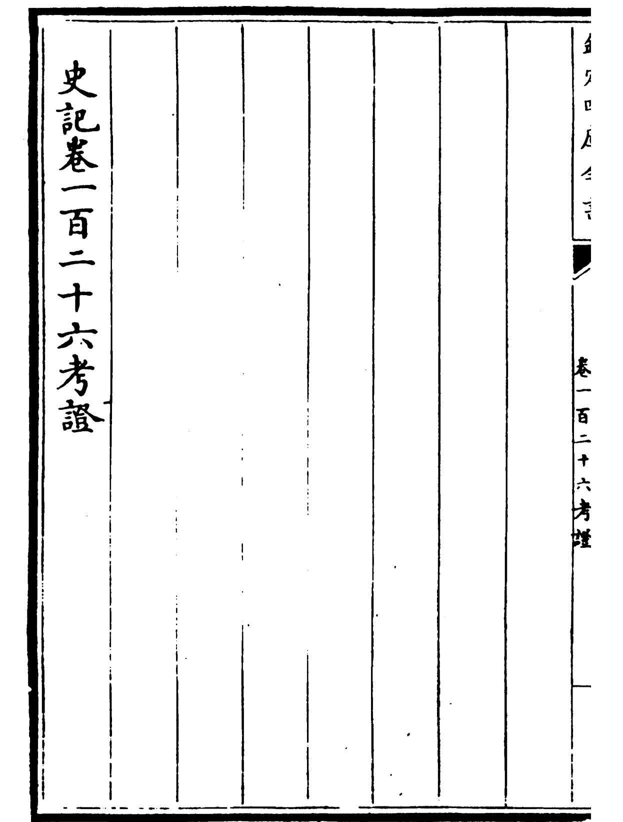
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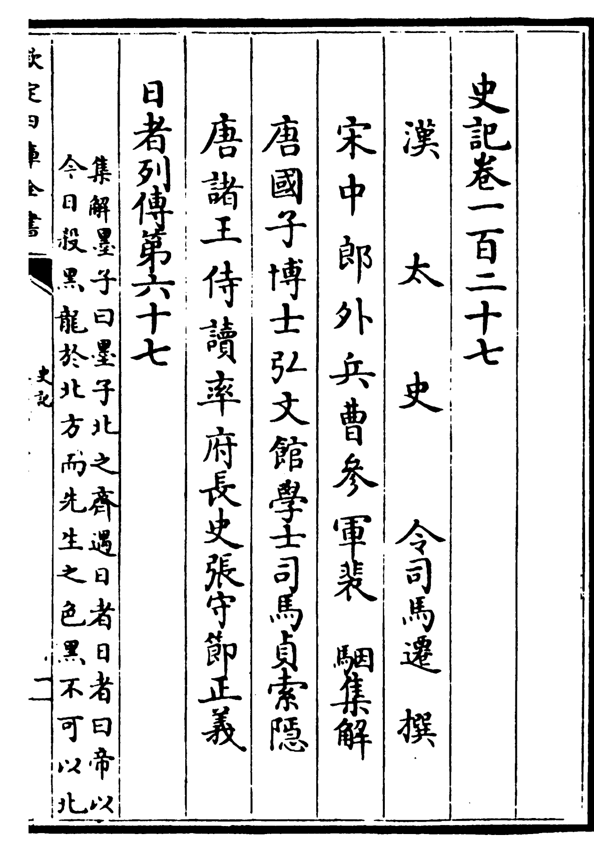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楚○凌稚隆

曰按此淳于髠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集解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黒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黒不可以北

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

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

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

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禄命以説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

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畢疵而前索隱疵音貲　孅趨而言索隱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

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誣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音釋適猶調也才賢

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集解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

乃後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索隱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集解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

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屛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集解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云懷

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

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糈者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

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曽氏之義集解徐廣曰曽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索隱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絶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黄帝老子博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黄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

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爰取免慁

秦此焉
終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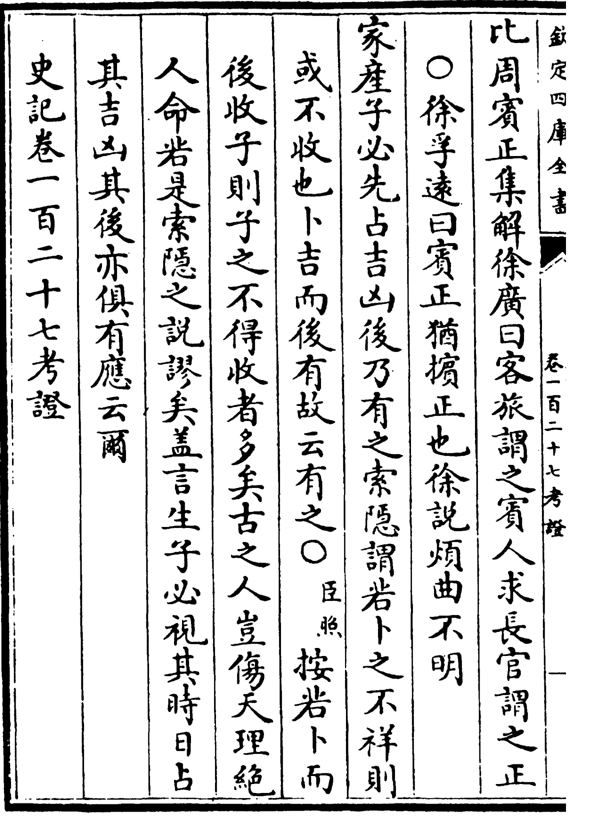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吕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横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即有之矣索隱說迂



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絶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四第三頁前四行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刋本與訛子今改

第三頁前七行故有延陵之號刋本故訛何推文義改

第四頁前六行大牛當軛小為軥牛刋本脫小為軥牛四字據毛本索隱增

第五頁前一行瞯音閒刋本閒訛閑據毛本索隱改

第六頁前八行貧者欲得顧更錢者刋本錢訛戔今改

第八頁後五行舊觧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刋本羽訛與為下脫二字據毛本索隱改增

卷一百二十五第三頁前一行案縈經即嚴道刋本案訛邑今改

第三頁後一行謂長公主別有物賜通刋本脫賜通二字據毛本索隱增

卷一百二十六第三頁前八行褏袂也刊本袂訛袊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河伯華陰潼鄉人刊本陰訛陽今改

第十六頁前二行遂為河伯娶婦也案娶婦二字疑衍

第十八頁前二行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刊本訛作令吾為臣

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據溝洫志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刋本富下衍漳字内訛名據溝洫志改又左思魏都賦刋本脱都字今增

第十九頁前一行任察畏罪依文義當作任察畏覺任刑畏罪此脱四字

卷一百二十七第三頁後六行孅趨猶足恭也刋本孅訛纖據史本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澂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龜策傳有録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畧無可取正義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録

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集解徐廣曰一作草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

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根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

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絶倫超竒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集解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

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集解徐廣曰揲音迭一作迭索隱揲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揲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集解駰案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

而龜逆集解駰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集解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集解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

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来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

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藂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集解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

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集解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集解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蠪龍屬也音決索隱蚗當為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

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集解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

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集解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集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集解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當蟠杅此林中也譺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集解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

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且音子余反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

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集解徐廣曰式音軾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

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集解駰案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黄雷雨並起

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郤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衞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衞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郤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衞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

深淵長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動不用力壽敝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

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集解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土和反索隱誕音由㡌切

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息息疾疾集解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說文衣服

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集解徐廣曰音憂正義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集解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廩

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檟隻雉集解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鑴石拌蚌集解徐廣曰鑴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鑴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桀有諫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集解駰案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筯為與羹連或云箸櫡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梜梜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集解駰案胻音衡脚

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李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集解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集解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集解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索隱涫沸也是

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

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說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集解騶案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橐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

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

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貺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集解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集解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

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𧑅門集解駰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

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門子之巧劉歆七畧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集解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集解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

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駰案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即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集解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

反正義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

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集解駰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正義謂兆首仰

起足開 肣開 索隱音琴肣謂兆足歛也 首俛大 索隱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

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

昏龜之徼也 索隱徼音呌謂徼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

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 索隱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集解徐廣曰一作視索隱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集解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索隱粱米也卵雞子也焍灼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荊枝更遞而灼故有焍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粱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焍音題焍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

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黄若色焦及黄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集解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造謂燒荆之灰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集解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數音所具反箣音近策或箣是策

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疑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集解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其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内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

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

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

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

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集解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髙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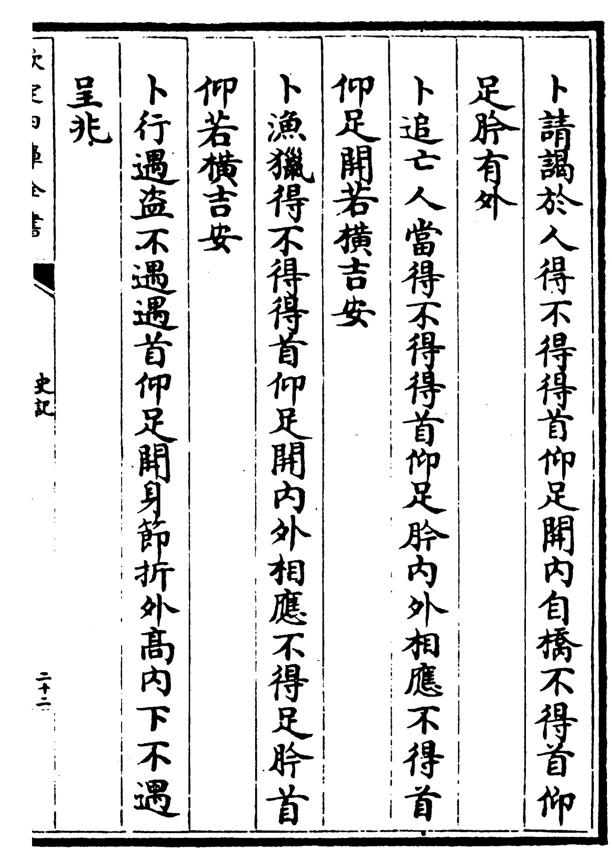
卜聞盜来不来来外髙内下足肣首仰不来足開首
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
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
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
折首仰足開

卜歳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内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歳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歳中有兵無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内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

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
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
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
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
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
來内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
来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
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
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内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
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
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
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
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
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

有疾疢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来不来擊盜不合聞盜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疢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来者来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来来從官從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歳孰民毋疾疫歳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来從官不從居家室吉歳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髙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来

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不合聞盜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

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来聞言不来擊盜勝聞盜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

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来

不来擊盜有用勝聞盜来来從官不從居官家室不

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

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

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從官不從歳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曰卽不至未来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

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

有瘳繫者不出来者来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繫者不

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来正足發者行来者来求財物得病

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

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

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詐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

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

罪難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揄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

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别是也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

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賛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兎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綱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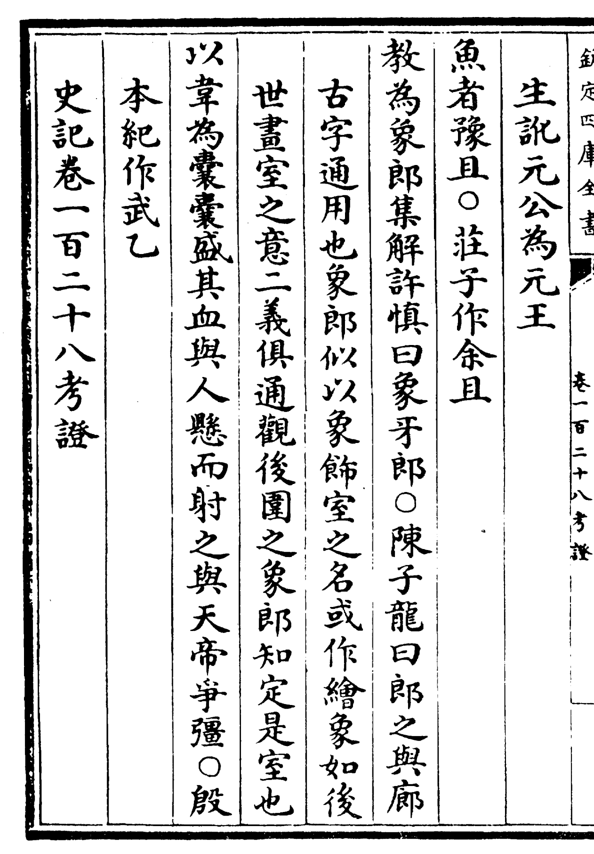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輙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



生訛元公為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為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園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殷本紀作武乙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